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

德六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楊朱

張曰夫生者一炁之斃聚一物之斃靈斃聚者終散斃靈者歸

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群性惰之所安耳目之娛以仁義為閒鈍用禮樂為矜帶自

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之趣也。虛曰夫君子不名小人所爭焉故體道之人也為善不俗人所趨俗人之非違道為惡不近名不趨俗人之非違道以求名溺情不以從欲俱失其中也故有道者不若為此言似反學者多疑然則揚朱之篇亦何殊於盜跖也。政和聖王不知作處士橫議察焉以自好列禦寇知

邪說之蔽于一曲而世之學者不幸○
不見天地之大全道術為天下裂故
辭而闕之。范曰恃智詐以干時者
或以權力亂其素分排天真以徇偽
者或以矯抑虧其形生推命分楊朱
非中道致力命之篇一推命分楊朱
之篇惟貴放逸或以為二義年皆不
似一家之書豈知至人立言之奇兩
廢也

德六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
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
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
為焉曰為子孫

夫事為無已者故情無厭足

名美蓋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

夫名者因僞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爲而爲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邪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范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故殘生損性以身爲殉者至人之所以深悲也然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沒世不稱君子疾之故求生前之富貴貽身後之子孫則名有不可已者

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

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爲善而不求利也。

盧曰：夫人之生世也，唯名與利。聖人以名利鉤之，則小人死於利，君子死於名。無有不至者也。善惡雖殊，俱有求也。然而求名

德六

二

而遂者，豈唯取富貴乃榮，及子孫利兼鄉黨矣？雖苦身焦心，勤於廉讓者，志有所望，而情有所忘，俱失中也。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專美惡於已。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

盧曰實名之利薄也

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
此推惡於君也

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

盧曰偽名之利深也

若實名貧偽名富

為善不以為名而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
招利而世莫知者偽名偽名則得利者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不偽不足以招利

盧曰行實者無其名求名者無其實故不偽則利不彰也

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偽實之迹傳六因事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迹主

而聖人無偽也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辨如此其省也省猶察也

盧曰偽者取名而無實真者實行而忘名

堯舜之與夷齊炳然如此真偽之迹耳不
易察哉世人若不殉名利而失真則溺情
慾而忘道矣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殉
名者稀從慾者衆雖有智者亦無可奈何
蓋俱失中也

○政和聖人無名而人與之名故所謂名者
皆實其實賢士殉名而名或過於實故所
謂名者多取以偽雖然古之聖人無為名
尸惟恐名之累已也名亦既有則實偽異
○辨故有以實而得名者有以偽而得名者

有以實而爲僞者有以僞而爲實者而管仲田氏方且與堯舜夷齊爭名實僞之間此莊子之論養生所以欲爲善無近名也范曰廉而無求則不免於貧遜而無事則不免於賤若是則名何益哉然名一也有

實僞之不同實名貧管仲是也僞名富田成是也推而上之若堯舜之遜天下若夷齊之遜國或不失天下而享祿百年或終亡其國而至於飢死殆亦實與僞之間歟揚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

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直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道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德六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四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僞僞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

哉

异異也古字

盧曰舉俗之人咸以百年爲一生之期而復晝夜哀苦之所滅矣泰然稱情者無多時焉稱情之事不過稱聲色美味而復以刑賞名教之所束縛不得肆其情亦何以異乎囚繫桎梏者此皆滯情之言也

政和莊子曰至樂治身唯無爲幾存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所樂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

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則大憂以
懼終身役役以求至樂其為樂也亦疏矣
故唯無以樂為者是為至樂今且勸禁於
刑賞進退於名法順耳目之視聽惜身意
之是非以求吾樂乃與重囚累梏者無以
異惡足活身哉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

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常談而云死
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
自以存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

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

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觀

為善者不近名者

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

為惡者不近刑者

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盧曰舉太古之人者適其中也夫有生有死者形也出生入死者神也知死生之暫

來暫往也則不急急以求名知神明之不死不生也則不違違以爲道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也娛身而已矣何用於名爲故從性而游不違萬物所嗜也適意而已矣何懼於刑焉是以名譽年命非所料量也娛身適意者動與道合非溺於情也政和死於此未必不生於彼則死生特往來之暫耳心有起滅性無加損故從心而動者不去當身之娛從性而游者不取死後之名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言在已

者因其固然從性而動不違萬物所好言
在外者順其自爾不為名所觀此莊子所
謂無近名也不為刑所及此莊子所謂無
近刑也若是者身後之名固非所觀而當
身之娛亦曾不足累則名譽先後年命多

少豈遑邈之哉

卷六

六

范曰人生天地間譬猶一漚之在水也生
化而死成已俄壞死化而生壞已俄成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從心而動從性
而游當身之娛非所去也為善無近名而

已故不為名所勸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為
惡無近刑而已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
年命多少未嘗容心於其間又曷嘗拘迫
違遽措一身於重囚繫梏之間為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
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
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
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非所死賢非所
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

○ 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為也

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

皆同歸於自然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此譏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

盧曰生者一身之報也死者一報之盡也賢愚貴賤生物之殊也故為異焉臭腐消滅死物之常也故為同焉世人皆指形以

爲死生不知形外之有神神之去也一無
知耳故賢愚貴賤臭腐消滅皆形所不自
能也不自能則舍生之質未嘗不齊人皆
知其所齊不知其所以異且孰當生不暇
養所生故有道者不同於茲矣

政和達生之情者知生暫來況於爲死而
不已者乎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齊
死生同賢愚等貴賤則百慮一致爾爲死
後之計是惑也

范曰役於陰陽之機械乾於造化之鑪冶

以身為大患以生為有涯不能悅其志意
養其壽命皆非通道者也何者貴賤賢愚
以生則異臭腐消滅以死則同十年亦死
百年亦死彭祖殤子無久近之分也仁聖
亦死凶愚亦死仲尼盜跖無善惡之間也
又孰以身為殉而規死後之餘榮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却音措以放餓死
至守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却以放寡宗清貞
之誤善之若此

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

寄青於高勝者耳

盧曰殉名之過實以至於此非所以體真全道忘名證實者也

政和人不能無欲既謂之人惡得無情則欲與人情之有也伯夷矜清非無欲展季矜貞非無情以放於餓死以放於寡宗非所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

范曰伯夷之餓死展季之寡宗皆未免於有所矜者是直論其制行之跡以矯好名

之弊而已讀是書者必得意忘言然後可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

窶貧也殖貨殖

原憲之窶損生于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
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
身故善樂生者不窶

足己之所資不至乏匱也

善逸身者不殖

不勞心以營貨財也

虛曰固窮而不力求損於生者也貨殖而

為命累於身者也。唯有道者不貨殖以逸其身，不守窮以苦其生。樂道全真，應物無滯也。

政和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原憲之寡損生為其以利累形也；子貢之殖累身為其以養傷身也。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非所謂樂生者故。善樂生者不寡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盡用，非所謂逸身故。善逸身者不殖。

范曰：原思塊坐於環堵之室，其寡可知。子

貢鬻財於齊魯之間其殖可知斯二者一則損生一則累身吾未知其可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盧曰知相憐相捐之道為至矣皆人不能至焉何則相憐在於贍濟乎生相捐在於無累乎形此為至當矣若生不能贍之令安死則徒埋珠寶以眩名招寇盜以重傷

是失其宜矣

政和天下之事唯實與誠勤能使遠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此相憐之實也不含珠玉不服文彩不陳犧牲不設明器此相捐之誠也

范曰生相憐者疑若悅生死相捐者疑若惡死死生異道固未能以是為一體也揚子於此殆亦有為而言耶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

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
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
行

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
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

篇復能勸桓公適終此之國恐此皆寓言
傳六

也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閉聽
聞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閉明
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閉竅

鼻通曰顛頭

音竹
是也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閑智體
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閑適意之
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閑性凡此諸
閑廢虐之主也廢大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
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

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
當生之樂也

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
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C
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
年遐期非所謂貴也

盧曰夷吾之才足以相霸王振頽綱而布
奢淫之情足以忤將來敗風俗故夫子賞
其才也則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社矣忽

猶云

十一

其失理也則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
禮孰不知禮列子因才高之人以極其嗜
慾之志令有道者知其失焉然縱耳目之
情窮聲色之欲者俗人之常心也故極而
肆之以彰其惡耳非所以垂訓來世法則

後人者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新而棄諸溝壑亦可衣文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死生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乎

盧曰俗人殉欲之志深送死之情薄薄則易為節深則難為情故厚其生則衆心之所喜薄其死則羣情所易從列子乃因侈者以肆情因儉者以節禮故王孫之輩良吏譴之失其中道也

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

盧曰既不由我矣則任物以處之此世人

謂死為無知者也若由我者肆情以樂之
此世人謂順情為貴者也若然者堯舜周
孔不足為俗人重桀紂盜跖可為後代師
矣豈有道者所處也至人忘情聖人制禮
情恣也則嗜慾不存矣何聲色之可耽耶
禮六
禮制也則生死跡著矣何焚露之可薄耶
十三
縱情之言皆失道也

政和貴生者不足以養生唯樂生者乃能
養生哀死者不足以送死唯捐死者乃能
送死肆之而無所拘而視聽言行勿違吾

之心此養生而肆之之道也任之而無所
係而沈瘞焚露勿異吾之情此送死而捐
之之道也達死生之分如此是之謂盡其
道

范曰管仲以其君伯晏子以其君顯是直
尊主強國之人其於生死之道未必能達
列子記此蓋寓言救弊故耳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
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
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

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

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

理之悔宏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

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

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媵媵者媵鳥果切以

備大

十一

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

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

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

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喬

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

於遠也。喬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之？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莫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

盧曰：喻以性命，誘以禮義者，欲止其貪逸之情，啗其軒冕之位。此皆世俗名利之要歸也。

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謂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責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

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

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為之耳

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過而死之易及以難過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

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暫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具存而

寶邦於死者

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
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
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
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
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也猶夫
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
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
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
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

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
盧曰殉情耽慾之人詭辭邪辯足以塞聖
賢之口亂天下法故桀紂之智足以飾非
少卯之辭足以惑衆雖不屈於一時亦鼓
倡於當代故夫子屈盜跖之說子產困於
朝穆之言不足多悔也而惑者以為列子
叙之以暢其情張湛注之以為達其理斯
乃鄙俗之常好豈道流之雅術乎

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
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

也

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耳此一篇辭義太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

自六

十五

盧曰夫當才而實之擇德而任之則賢者日進而不肖者退矣任必以才善人之道亨通矣退必不肖小人之道不然矣使賢不肖各安其分適其志則鄭國之治當矣彼二子酣酒而愛色禮義所不修不因父

兄之勢以干時縱心嗜慾而不悔此誠真人也而乃欲矯其跡為其心取祿位以私之是國偶然有以理非子之至公也豈得為智乎此言真人者非真聖之人乃真不才之人

○政和勞形怵心者役於或使解心釋形者近於自然或使者疑於妄自然者全其真朝穆荒湛于酒色而動不顧名聲之醜性命之危蓋解心釋形而無所累者也子產矜禮義法度之治矯情性榮祿之美唯恐○

其身之不治蓋勞形怵心而有所拘者也
無所累者足以善其死有所拘者不足以
樂其生則苦身勞生者為妄而任情縱心
者為真矣故朝穆自以為所治者內而以
子產之治為外曰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
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非
真人孰能達此哉

范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
福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而不能教乘
輿之濟聖人非之則於治國猶有未至故

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古之真人不知悅生
不知惡死脩然而往脩然而來慘怛之疾
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
不監於心又曷嘗苦心勞形而以危其真
為事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八

德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楊朱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貨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圃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造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

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

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暫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

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
所勸禮法所拘哉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
孫之財焉禽骨又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
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
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
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
得此人之心也

政和達生之情者縱而勿關知分之定者
積而能散人之所筭為無不為也意之所

欲玩者無不玩也縱心之所欲而勿關焉
非達生之情者何以與此散之邑里棄其
藏積積而能散非知分之定者何以與此
窮當年之樂不顧身後之憂唯達者能通
之故無瘞埋之資可也國人相與賦而藏
之亦可也禽骨釐以常德責其行故以為
辱祖段干木以達德得其心故以為過祖
索之於外此衆意所以驚索之於內此誠
理所以取衛之君子以禮教自持則拘於
形骸之內是惡知此意故未足以得此人

之心也

范曰體道之人覩物寄之儻來知貨財之
斃聚認而有之皆惑也故不拘一世之利
以爲己私分若端木叔可謂知此矣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斷
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斷久生可乎曰理
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且久生奚爲

設令久生亦非所願

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

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

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為樂耶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為苦耶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揚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

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

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戀也

無不廢無不任何速遲速於其間乎

政和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

之理也貴身愛生以靳不死是豈達於理者哉夫有生則復於不生故生非貴之所能存有形則復於無形故身非愛之所能厚若是而靳久生是益惑也夫情之好惡有以怵於內體之安危有以迫於外世事

苦樂有以累吾心變易治亂有以劫吾行
自古及今聞見而更之者可以前料而逆
知則百年之生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
樂也故方且厭其多而苦其久尚可漸久
生之爲乎此孟孫陽所以聞楊子之言而
遂欲速亡也然漸久生者固非達於理而
欲速亡者亦未爲通於道是二者胥失也
唯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則無傷生之患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
之以放於盡則無惡死之患可以生而生

可以死而生死無變於已此之謂達

范曰貴其生者不自賤以役於物疑若能存矣而生非貴之所能存愛其身者不自賊以困於物疑若能厚矣而身非愛之所能厚雖欲久生而不死得乎哉又況五情

卷七

四

之好惡四體之安危世事苦樂變易治亂又復終始如環無端所歷既久矣所閱既衆矣百年猶厭其多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是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所謂不羨久生蓋有在是昧乎此者乃以速亡為愈

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殊不知既生則廢而任之肆其情而無所揆拂非以生爲悅也將死則廢而任之順其適而無所覲覲非以死爲惡也無不廢無不任安時處順盡其所受於天者豈遽遽連

於其間哉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捐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政和不以一毫利物爲己者也不以一身
自利爲人者也爲人者不可以失己爲己
者不可以失人若夫損一毫而利天下有
所不與悉天下以奉一身有所不爲人我
之分各足而止則其爲人太少其自爲太
多固不足以治天下而揚朱之道術獨有
在於此一曲之士也

范曰伯成舍國而隱耕爲己者也大禹過
門而不入爲人者也雖制行之迹不同而
救世之心則一古之人非其義也非其道

也。一介不以與人，況損一毫乎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況悉天下乎哉？揚朱之行，失之爲我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孟子固嘗禽獸之矣。子列子有取焉者，當是時，天下之俗，請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不以爲辱，殞身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於不可救已。故是篇所載有取於揚朱者，殆亦有意矯天下之弊。

而然耶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

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嫌其不達己意故亦相答對也

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使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

默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

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

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禹翟之教忘已而濟物也

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政和老子關尹之道術貴身而賤物大禹

墨翟之道術忘已而濟物然為已者固不
失人而為人者固不失已揚朱學老子開
尹之道而不能至者也故拔一毛而利天
下不為墨翟學大禹之道而不能至也故
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然皆非道之全
也孟孫陽有見於揚朱之道禽骨釐有見
於墨翟之道故各是其所是而有所不該
范曰子華子語昭僖侯曰今使天下書銘
於君之前以謂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
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子

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蓋以兩臂重於天下故耳然則侵肌膚而獲萬金斷一節而得一國豈遠為之耶揚朱之行過於為己載是說者將以救弊於一時而已若槩之以聖人之道未免為有蔽故俞卷七子對孟孫陽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闞尹則子言富矣以聃尹之教賤物而貴己故也以吾之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富矣以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故也

揚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

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
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
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
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成威
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
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慕業事難惟荒土功
子產不守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
受舜禪卑宮室美飯見威威然以至於死此
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勿弱周公
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

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
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
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
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
此天民之遑遑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

之歎。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
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
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未有
不攫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於舉美惡
之極。以相對偶者也。

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天下
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
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
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
不從肆情於傾官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
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
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惡暴之名實者
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
此與抹塊奚以異矣

○ 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

始慚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

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
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
矣

政和萬物所異者生所同者死唯人亦然
故聖智凶愚所稟固異及歸於盡未始不
同然則名實美辨憂樂真擇此遊方之外
者所以齊死生而兩忘其道

范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舜之
窮妻禹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遽

彼四聖也天下之美歸之而戚戚然以至
於死其死則同矣夏桀之逸蕩商紂之放
縱彼二凶也天下之惡歸之而熙熙然以
至於死其死則同矣故仁聖亦死凶愚亦
死烏觀其所以異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德七梁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
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
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
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董

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政和治家以及國此言先後之漸施於國者不可施於家此言小大之宜故牧羊者童子之任而牧天下唯堯舜之道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治之要所以知道

范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為蓬撞起音鯤非溟濤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飾其翼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自然之理也

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逢

速之間耳

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

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政和時運不留迹隨以泯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則務一時之毀譽而以生為可樂

者是不足以達於理也太古遠矣其事無

傳故若滅若沒莫能誌之三皇以降比太

古為近故其事疑於存亡五帝以降比三

皇為又近故其事疑於有而若覺若夢然

曰若存若亡則疑於在而實無在也曰若
覺若夢則疑於有而實無有也至三王以
遠則為尤近故曰或隱或顯蓋其所過者
方嚮於無而其所存者可證其有故其隱
顯特未定也若夫當身之事雖既往而未
遠然所過者聞所存者見既已趣寂目前
之事方適今而尚在然目所注者存目所
過者廢亦既不傳是以論其時則久近之
殊言其事則多寡之異年運而往其於不
可識則一也若是則賢愚之異性好醜之

異形成敗是非異理遷速之間同於泯絕
而已方且終身役役與物相刃相靡競一
時之虛譽規身從之餘榮尊生者也

范曰事之在天下俄成俄壞迭盛迭衰代
廢代興倏起倏滅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

窮爰自古初以來至于今不知其幾千餘

萬歲矣賢愚好醜是非成敗有萬不同同
歸于盡而昧者不知乃始胥易技係勞形
怵心內盈柴柵外重纒繳終身役役曾不
得須臾寧神者不自許也尚何生之可樂

哉

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

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

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
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
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
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
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
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
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

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
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

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
謂至至者也

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
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
是故曰至至也

政和肖天地之類謂方圓動靜之形懷五
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所同者

生而惟人萬物之靈故曰有生之最靈者也以其最靈故於智為有餘以其爪牙不利無毛羽之蔽故於力為不足智有餘而力不足故必資物以為養蓋以我之智可以制彼之力使為我用故也雖然任智矣而又恃其力則莫知物我之貴賤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以我貴於物也力之所賤侵物為賤以物能役我也夫身非我有聖人豈以物殉身哉為其為神明所託也故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聖人豈以身

逐物哉知其為耳目之役也故既有不得
不去之有生所貴者故曰身固生之主養
形必先之以物故曰物亦養之主雖然有
生之所患者身則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
也志之所以喪者物則雖不去物不可有
其物也外有其物內有其身蔽於一偏暗
於大理竊竊然橫私天下之身與其物豈
知道之所以為公哉聖人知身者天下之
委形故能公天下之身知物與物何以相
遠故能公天下之物唯天下之至聖為能

與於此故曰此之謂至至者也

范曰汝身非汝有也以不可有而有之是橫私天下之身外物不可必也以不可必而必之是橫私天下之物老子曰知當容乃公惟公則能兼容莊子曰大人合并

物之

十三

以爲公惟公則能合并公天下之身者內若於身而身本無身也公天下之物者外若於物而物本無物也進是道者詎有介然之知存乎胷中而以自營爲事哉惟至人無已然後能之若聖人則未離乎人道

彼其於此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至至者豈
非莊周所謂未始有物者不可以加者耶
揚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
不敢恣其嗜慾

二爲名

不敢恣其所行

三爲位

曲意求通

四爲貨

專利惜費

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
也

違其自然者也

可殺可活制命在外

全則不係於己

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
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

得其生理天下

無對制命在內

外物所不能制

政和務生者為壽干譽者為名尊爵者為

位逐利者爲貨內有違遠之心則外有怵
惕之恐此所以幽則畏鬼責明則畏人非
威之所加刑之所及且罔不惟畏也終身
役役不須吏寧是其所以不得休息者歟
知其分定無然歆羨則處靜以休息爲往
而不暇謂之適人言違其常理謂之順民
言因其固然違其常理者聽於命而不知
故可殺可活而制命在外因其固然者命
萬物而無所聽故天下無對而制命在內
范曰壽者憺憺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

形也亦遠矣故以生爲累有至於畏鬼責
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故以顯爲是有至於畏人權勢不大而夸
者以之悲則爲位而已詎能無畏威乎錢
財不積而貪者以之憂則爲貨而已詎能
無畏刑乎若然適天倍情忘其所受生殺
之攝制之非我烏能自適其適哉惟體道
人安自然之定分循不易之真理適來則
安之適去則順之曾未嘗外慕動而有歆
羨之心故畸人而侔於天遺物而立於獨

幹旋萬化惟我所為古之人所謂命萬物而無所聽者蓋在手此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千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毀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脆音區位切急一朝處以柔毛絳蓐薦以梁肉蘭橘心瘳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伴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

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况自然乎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赭服僅以迺冬暨
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夏隩室
絲曠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必知者
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
有美戎菽甘泉薑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

鄉豪里中之貴者

鄉豪取而嘗之哲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
其人大慙于此類也

政和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則之四者存
可也亡可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於

是愚智相譏而歆羨起矣夫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夫婦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揚子舉婚宦君臣之言引田父鄉豪之說凡以明使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者以此而已

揚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姦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蠱也

非但累其身乃侵損正氣

政和動與過刑之所取宵人之離內刑者
陰陽食之然則無厭之性為陰陽之蠹者
豈其內刑之過歟

范曰南溟之鵬不能展翼於蓬蒿而鷦之
逍遙則有餘地東海之鼈不能容足於坎

德七

十六

井而蛙之跳梁則有餘水自然定分有不
可易故無夸跂之心儻或遊券之外而至
乎期費則盈嗜慾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
矣陰陽之寇矣自而可逃耶是篇所言大
抵過於放逸蓋以救弊故也苟不明夫救

弊之旨而以是爲常則世俗之君子危身
棄生以殉物者多矣又烏能安於定分哉
故復繼之以田父之說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
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
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
利古之道也

政和忠所以安君也忠而輕用吾身則不
足以安君而適所以危身義所以利物也
義而反愁我已則不足以利物而適足以

害生故忠以安君者欲君臣皆安義以利
物者欲物我無利此古之道也

寓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
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
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

卷七

十七

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
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
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殺
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政和自內言之去名無憂自外言之有名

尊榮雖然聖人任其自爾何容心焉去功
與名還與衆人非所以靳無憂也苟有其
實人與之名不受非所以圖尊榮也兩無
所係此之謂順性命之道也

范曰名不可比周爭也不可夸誕有也不
可勢重脅也故古人謂是為公器而不可
多取彼烈士之殉名庶士之重名奸人之
盜名又烏知至人以為己桎梏而有所
謂無為名尸者哉是篇始有為名之說必
終以此所以遺其言之累耳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八